

水火神英

上

柯秋名著



Jojo
©94

重出江湖系列①

水火神英



柯秋名 著

责任编辑:李德民

封面设计:李立

重出江湖系列①

水火神英(上)

作者:柯秋名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印刷:甘肃省新华印刷厂

870×1168毫米 32开本 22印张 760千字

1999年10月第一版 199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册

ISBN7-223-00980-7/I·268 每套(上、下)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作者的话	(1)
人物表	(4)
楔 子	(5)
第一章 若水少年	(6)
第二章 熊熊明火	(21)
第三章 溪畔疗伤	(33)
第四章 轻舟飞瀑	(45)
第五章 初试锋芒	(54)
第六章 高唐族人	(67)
第七章 黑影朦胧	(77)
第八章 媚媚邪幽	(88)
第九章 钻地奇人	(100)
第十章 三族同盟	(110)
第十一章 水火未济	(121)
第十二章 月圆之夜	(134)
第十三章 镇墓妖兽	(143)
第十四章 圣泉困战	(154)
第十五章 情断义绝	(169)
第十六章 天雷地火	(180)
第十七章 东方之行	(191)
第十八章 犬兽辟邪	(200)
第十九章 虫飞凤舞	(210)
第二十章 星月萤火	(221)

第二一章	百鸟族盟	(233)
第二二章	五鸟难关	(243)
第二三章	沧海怒涛	(254)
第二四章	海鸥惨变	(266)
第二五章	幽道玄光	(278)
第二六章	蚩尤神兵	(289)
第二七章	幽冥之主	(302)
第二八章	风雨欲来	(314)
第二九章	乘云载雨	(327)
第三十章	红光幻岛	(336)

作者的话

在中国历来的神话传说中,颡顼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在已历史化的上古史中,颡顼常被列为五帝之一,学者的研究中,大多认为颡顼身兼水神与冥神(死神)之双重性格。有的古书中,也有颡顼死即复苏的传说,因为死而复生,所以与死神之距离更为贴近,可以说他是已经克服死亡的人(或神)。而北方乃阴寒之地,万物蛰伏,所以也特别容易与死亡产生联想吧。

而在阴阳五行中,北方即属壬癸水也,故《世本》也说颡顼六世而生禹,禹乃治水英雄,这又颇符合颡顼水神的性格,也表示禹的治水本事渊源流长、家学丰厚。而颡顼又属于北方之帝(《淮南子·时则篇》:“北方之极,颡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因此,颡顼会一直与水产生不解之缘,而又与死亡的诸多相关现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也安排他在其中接受淬炼,进而茁壮。

《山海经·海内经》中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取淖子是曰阿女,生帝颡顼。”而据说韩流长得长颈小耳、人脸猪嘴、两腿骈生、脚也像猪。如此看来,韩流的模样比起邪媚、镇墓兽等妖兽,实在不遑多让,生下来的儿子,模样大概也颇令人不敢恭维。但这正是远古神话传说中,人兽不分的混蒙时期的常态。

至于圣阳族高汤之名,乃是取颡顼的号“高阳”扩开而成,让高阳代表火、代表生命(太阳的象征意义),使得颡顼这个神话人物有了一而二、二而一、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

而他们的后代重、黎即是被称为火神的祝融,最后成为南方楚文化的始祖。《国语·楚语》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一段,解释《尚书·吕刑》,曾言:“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糅杂,不可方物……颡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其各常,无相侵凌,是谓

绝地天通。”此一惊天动地的大转折,让人与神各安其位、不相扰乱,可被视为中国史上第一次宗教大改革,让文明创建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另外,故事中的一些人物,大抵多是神话传说中确是记载之角色。如共工,他乃上古神话的大反派,在《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夸父逐日而渴死之事,更是大家耳熟能详。而《山海经》中说相柳“九首人面,蛇身而青”,活脱脱就是一幅阴险狡诈样。其它像泰逢是常出没在泰山(岱山)的喜神,共工之子修好远游,号祖神,其实乃旅游之神。而玄冥、禹强则被视为是颛顼的左右手……

这些远古先民对文明建制历程的集体怀想与记忆,在时移事往之后,必定就会被沾染上各种美化、神化、甚至世俗化的附会穿凿,神话传说无可避免地必需有怪、力、乱、神这些要素,但它所想要传达的,无非则是人类对宇宙、人生、社会的一种诠释与感情。

本书采准神话传奇式的架构,而带点儿武侠意味,试图讲述一个探讨生命与死亡、水与火的力量,巫术与自然的故事。作者并无野心要重建中国上古神话史,当然小说虚构的铺陈不必尽如古书所言,而实际上,各古书所载亦并不一致,但是这些不一致,却可能更加丰富了我们的理解。本书只算是科学分析做一次小型的想象力实验,如果读者耐心阅毕全书,当会有自己的领悟。

另外,必需再交待的数点是,在此书中,几乎让每一个部族的人彼此之间都可以沟通,这在当时绝非事实,且是却不得不如此处理。

像电影“法柜奇兵”系列中,哈里逊福特饰演的印第安那琼斯博士,无论打斗、奋战得如何激烈,戴在头上的帽子永远都不会掉下来,这只是一种趣味。即使帽子在打斗中掉落,仍然无减于叙事的进行及完整。但是,少了某些因素却可能使故事无法完成,或者困难度提升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帽子掉了,戏仍可以演下去,但是各族语言不通,会使得故事几乎无法进行(至少不是以本书所呈现的方式来进行)。当然可以安排颛顼遇见各族时,先学习三、五个月新语言,那他至少得学习大熊族、火弓族、象人族、百鸟族、红河族、玄雪族、圣阳族……等多种语言,故事会演

变成何种模样,读者诸君不难想象。就像在《银河飞龙》之类的科幻影片中,绝大多数的外星人都会说标准英语,是同样的道理。而卡夫卡的《蜕变》写人变虫的故事,与事实不符,但符合想象所需,就故事而言亦属必然。

其次,关于一些用语上的问题,也得采用简化方式。例如,在高唐族、百鸟族、圣阳族中,都出现了“长老”此一称呼,而事实上,其在各族中的内涵相去不远,因此,就以一笼统的名称来表示,否则,若要在每一个部族中安排不一样的名称,多增阅读及理解上的不便。

人物表

颞頄：在若水畔长大的少年，个性质朴良善，无意间得至宝“玄珠剑”、“火明珠”，屡历生死险阻，传承天地间巫术之精粹神奇。

淖玉：颞頄母，个性刚毅英烈，独自抚养颞頄成人，因地震水灾与颞頄分开。

高汤：以女子为尊的高唐族人，与敌人战斗受伤，为颞頄搭救，其人英勇善战，后升为高唐族玉女。

修：一叶扁舟飘荡世间，为人潇洒不羁，精通御水术。

高唐泉主：高唐族族长。

玉书、玉剑、玉石：高唐族长老。

炎霞：高唐族人，胸襟狭小，与高汤不和，后升为玉女。

夜影：一团迅捷的黑影妖兽，杀人于弹指间，为高唐泉主等人所杀。

邪媚、邪媚：一对形貌似猪的雌雄怪兽，喜食死人脑。

星火：火弓族族长。

雷火、地火、林火：火弓族首脑。

申刚：为救恩师命，欲抓邪媚、邪媚，惜功亏一篑，见颞頄为可造之材，教其术法。

灵火：容貌艳丽，身世凄苦，自幼在火弓族备受欺凌，吃下火灵花后，一身火术无师自通。

镇墓兽：善变化又凶残异常的可怖妖兽，在圣泉洞中遭众族人围攻而亡。

玉凤：高唐族长老，隐居二十年，欲参悟高唐圣泉之秘，从血火中识出高汤的圣阳族身份。

珠玉贝：浪迹天涯，收集珍奇宝贝之奇人。

辟邪：会说人言的狗兽，爱闹却胆小，遭西王母下咒所变。

凤官：百鸟族五官之一，个性豪爽，身材壮硕威猛，精御鸟术，能召唤满天飞鸟为己用。

楔 子

黄帝轩辕氏打败蚩尤一族，称霸四方后约百年。

那场惊天动地、烟沙千里的大战役，一直仍为无数人们津津乐传，但昔日的英雄豪杰如今安在？

是残留一抔尘土，独向黄昏，是非成败留待后人说？或者仙逝归位，而为圣灵神明，上天穿地，威镇妖邪？

这些事从无人真正知晓。是可惜？是可喜？

只知曾轰传过的事迹，必定留下教人难以磨灭的记忆，而成为集体心灵中的鲜明组成，被不断怀思、惊迷、崇拜、信仰……

只知，宇内不停混沌扰动，新兴俊魁雄长之人物也必将纷纷绽露头角……

天下大势，分合无常，时间是严酷无情、但也是最强大威猛的力量，既能摧毁一切，却又重塑一切！人生际遇，时移事往，又岂能脱得了喜怒哀伤、恩怨情仇、生死流转！

· 虽然太阳每日都是自东向西，轮圆周始；春去秋来也是岁岁年年，遵循着万古不移的定律，从不违拗乱套，但是新鲜事总还是不断发生着。

第一章 若水少年

晨曦才甫自东方露脸,花草上的露水正一滴滴沁入大地,又是一个新鲜而清新的早晨,连亘的山脉挡住阳光所产生的大块暗影正逐渐消逝中。

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有一个小小黑点正疾步奔驰着,像是一头肆无忌惮的兽。但,不是的,那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在草原上奔跑。

那是一名少年,他的双脚仿佛要震醒万物般,一步步都使劲踩着大地,奋撼动身上每一根骨骼、每一块肌肉,似乎想在每踏一步时,就用尽全身的力气。他只是跑着,跑着,跑得甚快,跟尚未完全苏醒的大地相比较,他似乎是天地间唯一知道跑步这回事的生命。

少年一边跑着,一边滴落豆大的汗珠,微风将汗珠吹落草原,仿佛一串断了的珍珠,它的重量直压得嫩鲜娇柔的青草弯了腰。青草弯曲承受汗珠,等汗珠落后,就坚韧地摆回,丝毫不受摧折,反弹的力量正显示青草生命潜力的无穷无尽百折不挠,好似那少年一般,充分展现了每一个生命体的独特姿态。

少年的神情充满愉悦,似乎在他面前有一支无形之箭,只要能够追得上、摸着,就可以掌握住生命的奥秘,穷尽天地间所有的玄奇。

就算他身后有只猛兽在追他,他奔跑的速度也不能再更快一些了吧!

就这样跑了好一阵子,少年放慢速度,终至完全停下脚步。他两手叉着腰,头向天,一边大口大口不停地喘气,想把天地间的大气全部吸进胸中似地。他全身湿得像才浇了一场大雨,但是心中的痛快淋漓却难以言喻!

此时,从少年奔来的方向,传来“的嗒的嗒”声响,有一名妇人骑着一白马,慢慢靠近。那名妇人年纪似乎也不甚大,看起来才三十多岁,

骑在马上，豪飒爽，颇显英气。

妇人与白马走近少年，妇人望着少年的背影，解开腰间的葫芦，随手掷了去，口中喊道：“接着！”

少年猛转过身，一把接下葫芦，打开塞口，就着口咕噜咕噜喝了起来。约莫喝了大半葫，少年感觉够了，不渴了，将葫中剩下的水全部淋在头上，霎时感到一阵清凉，全身酣畅无比。

妇人见了少年这副模样，脸上露出怜爱的神色，跨身翻下马来。

她一下地，对着少年瞪视一会，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两人四目相接，一齐露出会意的笑意。

那少年边喘着气，一边说：“娘，我可以跑了！没想到迎着风跑步，全身流汗的感觉这么痛快！”

“你也别跑这么急呀！娘都快跟不上了！”

那妇人笑望着少年，忽而转头望着东升的旭日，似乎在寻找什么似地，慢慢说着：“娘辛苦了十八年，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眼眶却微微湿润了起来。

少年眯起眼瞪着太阳，一字一字认真地说：“从今天起，我每天都要跟太阳竞跑。”

少年一个欣喜，身子后仰，双手着地，翻了一个筋斗，妇人“小心”二字刚喊出口，少年却“哎呀”一声，仆跌在地。

“怎么啦？”妇人一急，连忙上前察看。

少年一个骨碌爬起身来，拍拍身子，喊着：“没事！没事！有东西扎了我的手。”他往地上摸索，在青草丛中捡起了一块白森森的事物。

“啊！是一块骨头。”他随手远远抛了出去，“臭骨头，害我跌一跤。”一边又重新翻了一个筋斗。

他举止夸张滑稽，妇人被他逗得咯咯笑开怀来。

“好孩儿，娘日盼夜望，总算等到你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地过日子，就怕你身体壮了、翅膀硬了，有了自己的天地，就不再搭理娘了。”妇人话虽如此，脸上却蕴涵无限笑意。

“怎么会呢？我要一辈子孝顺娘，服侍娘，天地再大，也会记得顶着半边天，让娘好乘凉。”少年兴高采烈地说着。

这时,太阳愈升愈高,只见金光灿烂,遍耀万物,春意萌动,风暖云清,大地渐渐苏活,生灵开始滋长,时间与命运流转轮动,一刻也不停地继续向前迈进。

这少年名叫颞頄,妇人名为淖玉,是他的母亲。

颞頄刚出生不久,即遭奸人所害,身中怪毒,此毒诡异难治,发作时全身疼痛难当,必须用一种特殊草药才能稍减其痛,但这种草药非常难寻,因为若水旁的湿地中恰巧有生长,为了医治颞頄,母子俩就在若水畔住下,至今已十八年。

怪毒时时发作,使颞頄平日体弱无力,因此,他从小手不能拿、肩不能挑,一切粗重活儿都做不得,每日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呵护下成长。

颞頄虽自幼体弱,但淖玉并未因此疏于管教,她知道儿子的毒症终有痊愈之日,对他的教养仍然极其严格丰富。自颞頄初识人事,淖玉即渐渐将自己所学所能传授予他。她深知这些知识、技能在颞頄未来的生命旅程中定会派上用场。

所以,颞頄虽许多事情示亲身做过,但皆看过淖玉示范讲解过。淖玉捷敏聪慧,所学极丰,非一般山野女子可拟,颞頄的识见也远胜常人。

淖玉为保护颞頄,刻意离群索居,颞頄在实际与人群的应对交往上未免有所不足,对此淖玉只能多加教诲。但颞頄也因此从小就习惯了独处,不善与旁人言谈往来。

他生性喜好音乐,常从各种木革皮竹取材,制成乐器,独自一人沉浸于音律中,或是自顾自地与虫鸟鱼兽、风花草树说话。淖玉虽也担心他孤零所僻独成性,但心想来日方长,也由得他自得其乐。

若水虽是条大河,但水势不急,上下皆可行舟。不过附近地貌奇特复杂,不仅有高山危岭,亦有深沼大泽。沿着河水两岸,支流漫延,住着不少部族,各利用其祖传本领,或打渔或狩猎、或采集或农耕,以兹维生。

诸族禀性各异,但颇能互敬互重,彼此之间虽然偶有争执,但终究和睦居多。

淖玉母子在若水岸旁的一处天然山洞中搭建家居，虽然简陋，但总算可以遮风避雨。淖玉虽为女子，但力大善狩，附近茂林野兽繁众，淖玉即在其间狩猎，用猎物与它族交换食物、器皿等生活必需，母子俩相依为命，除了颞项毒症时时发作外，日子倒也过得平静。

每年淖玉都到沼泽湿地中，去采草药为颞项治病。那草药长约人高，梗干黝黑，当地各族人通称为黑草，沼泽也因黑草而名为黑沼。黑草到了初春时分才结穗，稀奇的是，它结的穗却是纯白，下黑上白十分奇特，在风中摇曳时，如同女子群舞，婀娜多姿，煞是好看。

黑沼附近终年雾雾冥濛，泽虽不深，但却凶险万分，若不熟悉地形，陷入泥泽后，极难脱身。更令人害怕的是，其中栖有身形长大的巨鳄若干，长嘴利齿、力大无穷，兼又凶恶残暴，若有人在黑沼中碰见，会会惨遭鳄吻。因此，各族人平日都避黑沼而远之，但淖玉为了采药，年年都得进入。

用药之方即是将整杆黑草与白色禾穗捣碎，熬成汤汁内服。颞项自幼中毒，毒素侵入五脏六腑，原本极难整治，幸好淖玉经高人指点，取黑草制药；但黑草药性也颇奇特，采下后，药效即逐渐消退，用量便需增加，而药效也只撑得一年，因此，必须每年采摘新鲜的黑草杆及白穗才能治毒症。

直到约半年前，颞项体内的毒素似已清除干净，病痛也不再发作，虽然还谈不上强健壮硕，但平日总是精神奕奕，不再一副病恹恹的羸弱模样，淖玉这才放心，慢慢许他像正常人般，做些日常劳动以锻炼体魄。

终于从今天起，颞项被准许可以完全自由活动，他自是难掩心中喜悦。向来他都是被当成病人般看顾，如今，总算恢复了少年人的青春活力，一解十余年塞闷郁抑之情。

颞项今日一清早就起了身，而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跑步。

原来此前，颞项连快步行走都为淖玉所禁。在山野草莱间，颞项曾无数次看见人类与猛兽的奔跑姿态，而所饲的白马奔跑之雄姿也颇令他艳羡，今日他终于一尝宿愿，尽情奔驰于大地之上。

这日，颞项尽情游玩奔跑，淖玉也不再限他。颞项只觉得此生从未这么欢跃畅快，直至太阳即将西落，颞项才在母亲的劝慰下返家休息。

颢项说：“娘，从现在起，你不会再东管西管，这也不行，那也不许了吧？我已经好了，是个正常健康、活蹦乱跳的大人了。”

淖玉微微笑着，并不答话，心中想着：“孩儿的病似乎是好了，但是为保万一……”

这时忽闻淙淙声响，两人不知不觉已经走回若水旁，其时，暮阳在群山间下落，斜照河面，波光粼粼，有如无数条金蛇乱窜。

淖玉抬头望向大河对岸，高山群岭层层相叠，山岭下的一大片地带却已蒙上了一层若有似无的灰黑雾影。

淖玉瞪了好一会儿，对颢项说：“娘明日再为你采药去。但愿……这是最后一次了。”

颢项默默望着淖玉，眼中不禁已闪烁着泪光。

当夜，二人回到了山洞中，升起火来，烧烤食物。用完餐后，颢项又服了黑草熬汁。

黑草汁味道极苦，但颢项自幼服食，早已熟悉滋味，他刻意皱眉撇嘴，装出一副十分恶心难食的逗趣模样，惹得淖玉既觉莞尔又生爱怜。

服完药后，颢项说：“娘，孩儿的病已经好了，你看，我不是跑跳了一整天都没事吧？不要再去采黑草了吧！”

淖玉轻轻抚着颢项头发，说：“没事的，你的身子虽已好转很多，但娘总是不甚放心。我还是再去采一次黑草来得妥当，你不用为娘担心。”

淖玉十八年来入黑沼，虽然都全身而退，顺利采到黑草，但每次都是兢兢颤颤，甘冒生命危险而成。

五年前，淖玉甚至差点命丧鳄鱼下，幸得当时有一头野猪误入黑沼，代替她成了巨鳄食物，否则其性命难保。颢项年幼时，尚不知颢项险恶，即至年岁渐长，便知母亲每次采药都在向死亡挑战，心中实在不忍。他觉得自己既已痊愈，但不愿意母亲再蹈大险。

淖玉知道颢项为她担心，柔声对颢项说：“早点睡吧，养足了力气，明天我们再去采黑草。”

颢项只得无奈地点点头，泪水又忍不住在眼眶中打转。

一时淖玉闭目不语，颢项身旁的陶皿忽然腾空而起，飞到颢项眼

前。颀项张开双手，陶皿就掉落他手中。淖玉睁开了眼睛，对他做了一个鬼脸，颀项终于破涕转笑，一边伸手拭了拭泪。

每当颀项心情烦闷时，淖玉总会施展她仅会的两、三个小巫术来取悦颀项，这次果然再次奏效。然而，当淖玉想到，这些小把戏面对巨鳄就完全行不通时，又开始愁眉深锁了起来。

隔日，淖玉母子整装完备，驾着木筏渡过若水，往黑沼行去。

其时已经接近正午，晴空朗朗，天高云薄，但一眼望去，黑沼仍是雾霭迷濛，幽暗阴森，看来着实恐怖，不过正午已是雾霭最稀之时，若在其它时候进入，更易为迷途而困在黑沼中，无法抽身。

望着这似乎无边无际的黑沼，颀项只觉得全身发麻，对淖玉说：“娘，我们回头吧！还是不要去了吧！”

淖玉微笑着摇了摇头，手中船篙还是不停摇动。

颀项又说：“不然，我跟娘一起进去黑沼，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淖玉脸色一沉，说道：“这怎么可以！你绝对不可能进去黑沼。你放心，娘走了十数次黑沼，路都摸熟了，不会有事的。你身子骨虽然大有起色，但是既不会翻腾跳跃，也跑不快、跳不远，这轻身功夫可还差着娘好大一截，你若进去，别成了娘的负担。”

颀项本欲再说，但见淖玉神情严肃，知其心意已决，劝说无用，又知晓她的话确有道理，不由得叹了口气。

二人靠了岸，颀项帮助淖玉整了整随身配置，将草绳、短刀等都牢牢地系在她身上。

淖玉对着颀项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乖乖地这里等着，娘一会儿就出来了。”转身进入了黑沼，才三数步，身影已被浓厚厚的雾气笼罩，片刻间失去了踪迹。

颀项内心忐忑不安，抬头看了看天，此时烈日正炽，太阳的热度照在脸上会发烫，但却未能驱散多少黑沼中的迷雾。颀项不禁暗自祷祝四方神灵，让黑沼中的巨鳄继续高卧泥泽未醒，护祐淖玉平安回返。

颀项焦急地左等右候，感觉上淖玉已经进入黑沼甚久，还不见归来，他却只能踱步徘徊干着急。正自心乱之际，忽然黑沼中隐约传来宛

如雷鸣的数声低吼，颞项悚然一惊，担心母亲安危，顾不得许多，拔出了腰间的石刀，深深吸了一口气，大步踏入黑沼。

颞项虽是首次进入黑沼，但淖玉却对黑沼地形十分熟悉，也曾画地做图，将其内的地势详细说与颞项知情，以防万一她不能闪入黑沼，颞项也能自行前往。因此颞项对何处有陷洞深穴须避，何处是实地坦丘可行，在脑中也自有衡量。

但黑沼终年重雾笼罩，难辨方位，颞项心下虽急，脚步确十分谨慎，一步一步慢走踏实，渐渐走近了黑沼中央生长黑草之地。

此地雾气稍淡，颞项再走数步，拨开黑草丛，凝眸看清眼前景象，差点惊叫出声。

在这片黑草的前头，是一大片平坦地面，无任何草芒生长，另一边的黑草丛中，淖玉身背着一大束黑草，弓着身子，脸色一片惊惶。

只见两只巨鳄横在她与颞项之间，头部正对着颞项，但双眼紧闭。淖玉看见颞项，吃了一惊，她做了手势，指示颞项不要出声，颞项霎时明白了眼下的情势。

之前淖玉小心翼翼循旧路找到了黑草丛，割了黑草负在身后，正准备折返，两只巨鳄却无声无息挡住归路。

巨鳄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淖玉不知巨鳄是否清醒，此空地宽广，淖玉无法一跃而过，而且两旁俱是深泽泥潭，绝无退路，若是想跨过巨鳄也实在太过冒险，因为这里离真正安全地带还有一大段距离，淖玉无十足把握可以逃脱巨鳄的追猎。

正当她踟躇焦急，暗自筹谋时，不料颞项却赶了过来。

颞项眼见淖玉被巨鳄所困，唯一的出路被封死，心中大急，他作手势表示巨鳄正在闭眼，一边寻思脱困之计，当下雾气大散，阳光热烘烘地直射，颞项额头大汗已涔涔而下。

忽然他感觉一阵清凉，原来是一小阵微风俗吹过，黑草顶上的白穗随风飘扬，犹若水波。颞项灵机一动，取出身藏的打火石，顺手揽了一束黑草，就着打火石，达达地敲打了起来。

淖玉连忙挥手叫颞项不要出声，但颞项只顾低头猛敲打火石。这时躺在地上的巨鳄听见异声，各自睁开了眼睛，低吼一声。颞项抬头看